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吕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宋文選卷十六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遂性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

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絶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

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 闕 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 闕 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答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敺

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閤下納之令德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閤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閤下仁育陶穽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閤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上范經畧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

以終難故受之以鮮鮮以鮮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黃帝疵舜禹痼周瘠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八十年始有賊昊之患國家與賊為家人今我與始乖故樹孽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閣下蹇之繇曰利見大人正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

非大人不能濟蹇非知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来鮮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為吉也賊昊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閣下經畧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閣下而專任夏暨陳二公又半年賊昊轉暴熾社稷之靈寤於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畧初賊昊猖獗閣下尚謫

守於吳人皆曰不用閤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益
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閤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同節
制陝西路閤下之謀未獲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遂罷
閤下今復起閤下專當一面雖足以極閤下之才亦畧
足以施閤下之智矣噫閤下智施之四海有餘況一隅
哉人將見賊昊之首置汴四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
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

功歸於閤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㫋揣境上諸將可畏者閤下矣遂以書閤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閤下者頼天子聰明聖神閤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擒元濟閤下書閤不入乃復大任其亦卒破元㫋乎介又觀兵興以来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閤下不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禄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㫋後歸為

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閤下又閤下實有取元昊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閤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胄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轉粟饑渴道路乃獨夂而臥晏而起恬愉休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

施用竊為閤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構兖州姜潛任城張泂皆負文武材畧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誠通敏精力堅悍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兹一城一寨遂為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之兹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閤下三人不肯事非閤下亦不能用兹三人構事劉顏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泂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

根蔕道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閣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兖州奉符縣尉李温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温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温以不善事上官為苛吏籠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騾一誣温損官錢數緡除名覊管滁州二

人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集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録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袴下黥布刑不妨為漢之功臣況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録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為一隊言必能决死以戰是以漢武帝賢良之詔求跅弛之士奔踶之馬取是道也温與起宜先收

而不宜見棄閤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郴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閤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惟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勲所任者唯一人然羣謀濟之乃成閤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溫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茍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玆五人取舍惟閤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渉也有鼉鼉蛟螭横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鼉鼉戮其蛟螭江終不可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為榛塞者其害何啻鼉鼉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亦嘗思之

乎介嘗謂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王建中熈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曁熈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熈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介為然介雖甚無識當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熈道恐無可與同闢去榛塞者未知終以為如何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既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矣咸韺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兎騕褭逸馭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大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飫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黄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

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慆人心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趍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詁屈一經而已吾常思得孟韓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

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經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来舟車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然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熈道今春来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兹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来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百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韓密學書

經畧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周易唐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禄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國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

已来閤下獨當上注意曽未期歲由中諫升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於閤下也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厦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為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彦範五人為之助為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栁公綽諸君子為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竊見閤下言貝州人趙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任閤下尚且不遺之況於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構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

張淍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策謀畧可應大任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内侮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等豈得申申燕居飽食高枕也閤下經畧陜西茍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閤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王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王君茂材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乗四載隨山刋木櫛風沐雨以安横流以

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瘠未合周公踐祚攝政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凌遲孔子絶糧於陳削迹於衛伐檀於宋歷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刪詩書定禮樂賛易象脩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聖道也孔子既殁微言遂絶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滛辭以闢楊墨説齊宣梁惠七國之君以行

仁義炎靈中歇賊莽盜國衣冠墜地王道盡矣揚雄以一枝木扶之著太玄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作法言十三篇以闢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掃地而無遺矣生人之命遂絶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蠹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避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慤守益堅斯四賢者亦

已勤矣亦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葢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謂職在於已不敢安其居也方今正道缺壊聖經隳離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楊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於天地閒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言若綴旒之幾絶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窮精畢力而後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後粗存猶愈於不為也足下生民之

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西而足下獨東矣葢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泰之越而足下獨之魯矣葢泰山之所處也適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其深然後知水矣之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山矣適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深如不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况其有中道而將止者乎介幸而不隨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其援我手我其躡

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焉慎無為半塗而廢者不宣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為良臣不為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舜而事之也夫稷契咎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逢比干不得其時其道難行也以堯舜為之君稷契咎陶為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

乎諫有愎乎故身獲美名君受顯號桀紂為之君雖龍逄比干為之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言有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堯舜為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咎陶而為之臣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為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逄比干而為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而不避稷契咎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逄比干非欲其誅夷也蓋為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雖世

有治亂君有昏明為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乎忠有廢乎故龍逄比干死而不廢敢諫書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負羲軒之姿道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静專而動闗淵默而神聲一朝崛然立起於軒墀之上獨任萬幾視前日政有紊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八御藥官頽風掃焉權臣屏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舊相公居廊廟以摠大政任元老取青州牧

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仲淹為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偉哉雄斷睿畧深謀大智其三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才畧魁閎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咎陶乎願為良臣獨無魏文公之盛心乎舜舉咎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天子法繩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無

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沒氣祲掩六合天為之昏日月升烟霧闢四遐天為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為之昏御史舉厥職姦醜竄四夷君為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子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士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思既克知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

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脩善之善者也無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議所望於執事也介嘗聞於稠人廣衆中舉天下忠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為首天子聰明睿智察縉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謂無過執事故天子發於精衷外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忝嘗被大賢半顧之遇懼萬一有所不副天子意

天下缺俾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敢告之於

初惟執事聽納焉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没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頴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

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僅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閤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閤下也閤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世閤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

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

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三大藩

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虚位
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
弗録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
自陛下獨决萬幾来登崇俊良黜逐纎人革故鼎新百
度備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
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
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讜直

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禄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謀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葢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

衣食者歟正色直巳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寔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㸃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

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毁不已實可怪也閤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工於幽洲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

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踐祚制禮作樂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王道失叙禮壞樂崩三綱將絶彝倫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删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簒漢道斯潛矣楊雄作準易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章之晉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毁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教蠹損中國吏部獨力

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舜堯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教行法言脩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乂是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攙搶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唐之不朝并州之未貢太宗傳檄而賔之真宗脩其制度明其法律章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陛下守之制度則脩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

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述也四始六義存乎

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来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

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内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為之體花木為之象辭

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聲律為之本雕鏤為之飾組繡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闕對偶為之綱鄭衛為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為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為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叙内外何由别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所為今之時弊也曰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

弼哉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悚則天下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神宗之英如真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閤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然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幾裁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乎逾

時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闇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鄉貢進士王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没晦之死加之公踈繼往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栖栖鄉閭閭父母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君倡之賢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傳而之天下匪朝伊夕聲充

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末之有也斯百數十年之弊雕刓元化之文物傷亂風教莫斯之甚閤下一日能救之則閤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閤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於文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進退常岀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過服義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慎

不屈權貴不畏強禦如復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嘗與之遊入齊中竊得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貴則有壽顏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畏聖人言論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姦除

惡則有莠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冩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時召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為國家惜之伏惟閤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昧也建中至単薄也至眇小也閤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薦至単薄至眇小於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矣葢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求

知建中者惟閤下矣捨閤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敢逃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干凟鈞嚴云云不宣介再拜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為之辭文者驅引帝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叙百官

和隂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輯安四方今之為文其工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止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不振

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為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漬深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袖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之者乎唐之初承隋陳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脞叢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建章武皇帝負羲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以武公戡定海内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潤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

俗直以古道在已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濶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舉人耳慣所聽唯鄭衛湜滯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為之世雅頌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變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

皆協賛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猝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為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

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筆窮山刊木横刻其文字布於天下以為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愈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寢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

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生無與讓
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藴奥名節德範人倫
師表所謂有臯䕫之才伊吕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
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其洽矣施之於廊廟
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
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禄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爕元
化訏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
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楊子

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於億萬世迨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為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王建中之徒為李翺李觀先生唱於上介等和於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掎之介等角之

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葢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讓也今也道寖在於先生

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宋文選卷十六

宋文選卷十七

石守道文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

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
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
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豫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
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
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禍天寶臣歴觀前世鮮不以閹
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
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歴
代無不以奸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禄山

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
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豫事
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
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裴延齡盧杞則亂憲宗
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曁
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
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
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奸臣壞之宦

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緜緜延延作傾作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齪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傾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葢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廹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

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曼卿與穆叅軍伯長自任以古道所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時震奇秀發葢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鼔衆未甞徒設闕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横去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閾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宇軒豁遇事輙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逸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二册一

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為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由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

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為中制而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為楊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識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學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可譁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人之道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為

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為難篤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之輔之且往仕於孟州因以為離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曁於泰山徂來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

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為明復之壽為予書
先君之銘於石以為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
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太臣為人資材巳高又
自能知堯舜周公孔子之道顧明復與予饑寒山谷中
何有毫髮利於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
邪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藴明王道之極擇之
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
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

明於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義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狥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犇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於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烟歸來京兆不肯婢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咄闕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説縕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宰相磨切

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違寵禄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禄為避而鼎鑊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為報之資爾

送張季常序

孔子之大道為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十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徒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内虎動吻而狼磨牙頼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濮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於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為如是得

禍如是輙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為史者然猶未知必得誅於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為孔子者然亦未知必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真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衰

禹功少予十四歳遵道少予十五歳其文如進六軍而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予周旋焉達也以孔氏之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綽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直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中道也與世不甚迂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眞宗聞之曰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國家道蒞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教化奭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已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為學之道夫博聞強

識豈可讀非聖之書脩辭立誠安可乖作者之志必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製刻鏤已多倘許攻乎異端則不惧於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内文士詳看可者即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說其年十一月建州召試授秘書省正

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播天下道路拭目或勸以歌頌上羙吏祈清賞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成夙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勉力庶幾子雲近之長驅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乎又崖椽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竒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正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為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内謂古文之雄有仲塗黄州漢公

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為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為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畏而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黄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楊之鋭惟胡大監繼周名旦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於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

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於殿上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来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裡知得它制誥矜傲輕忽旁若無人真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潛令小黄門一人隨其後觀之黄門盡以告明旦真宗見文懿直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為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陽去楊遂肆然無復回避為文

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於今矣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劉待制之說知文懿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為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歟為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

也一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
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
彌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
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
宋齊亡慝僭神侮弱曰聰曰勒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
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褻拆法則
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毀擊斯
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

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為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為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為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

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於今之廳事噫其為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毁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麗焉穹穹闢陽耽耽闔陰夫子被王衮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毁淫祠革邪俗也

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皐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

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以其道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徒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楊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

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畧明子京張安道士熈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收姜潛張泂李温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楊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

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刋之石陷於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青州州學公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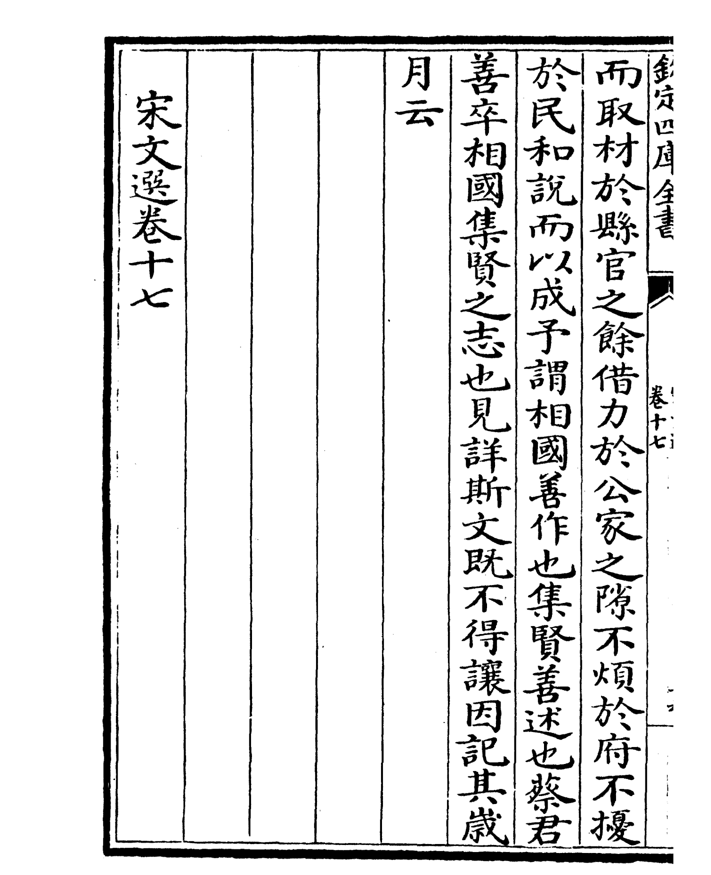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

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於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於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入作屋八十三室别為鈎盾六十二門歲入於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功用於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多請記於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攺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攺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

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椁之便臼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沿三代明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於青立本也集賢由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充朋友講習之義立寬於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強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一

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之其為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為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鮮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秋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之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若鈎盾百四十五間

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於公家之隙不煩於府不擾於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詳斯文既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宋文選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卷十八

李邦直文

論略

漢儒之治經終其身而無所倦能名其師說者上或召用之高下其材為將士郎大夫部刺史至九卿丞相御史者接跡而有已不以經為進而聽上之自揮故其人識趣向矜重名節今學者徒焉玩章句而已何其偷淺

而不能如古也今之取人格之以一日之間有未能通經而適合於程度者有治經知道而偶拙於倉猝之對者取之多失實故學者愈不篤苟借經術以卜射禄利得則撥棄不復置力於其間如淺丈夫今日獲而明日捨其耒耜故其徒華而不根未至於道而止不知致君行己之大操而天下之治因是而日衰嘗以謂古之學者樂之者也今之學者利之者也樂之與利之於道之淺深豈可同概而論哉荀卿曰道者古今之正權也

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夫人君之為治人臣之有所為曷嘗不本於學夫苟不學萬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雜然交至乎其前吾無所守於中必有所眩於外故君臣之間皆不可以無學也學則名教之樂入之矣名教之樂先入而不善之樂繼來先入者主之則繼來者必不勝雖萬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雜然交至而有以一之此聖賢所以用力省而為治多也昔漢武帝明春秋宣帝受詩明帝通歐陽尚書唐文皇序晉史

明皇釋孝經憲宗喜觀實録令人主選經術德誼之老番侍講讀又有學行大臣以備顧問固已隆學而重道矣歟歟焉曾未厭於道又使科舉賤士各獻其所論著非獨秤較其能亦所以廣聰明博仁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嘗治經史粗識仁義之大歸略涉古今治亂之體竊慕孟軻之所

謂非道而不敢陳者故摭師說取其有益者而言庶備人主之采覽臣謂象數妖祥之說勝則亂人事故有易論三篇王法舉則天下自治故有春秋論二述禮之所起有禮論三見聖人勸警後世之君反覆而丁寧有詩論上下破偽論尊正術有史論上下道誠明之學有四子論二入至神之化不言之治有唐虞論推建侯置守之安危有三代論傷仙老之屢敗於下有秦論王者不可以無剛德有西漢論誅忠而嬖倖者失天下之心有

東漢論治天下非忠厚則不可久有魏論釋二貸禍福姦史貨賞罰為世之大殘有梁論為天下以吏材則不足為天下以王道則有餘有隋論生民之憂常自中起有唐論久安者危有五代論統其大旨為畧惟明聖鑒之而已矣

易論上

嘗病世之學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卑者入於象數而高者不過入於名理自焦延壽京房毛

其祖孝孫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説曰辰之支幹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與天文歴法以為皆法易而生故術者咸自託於易五行家曰吾之術出於易也太一家曰吾之術出於易也律家亦云然歴家之所云又然已而參同方伎卜相筮占之流莫不持籌衍圖揞畫天地自以為知易意者借聖人以為髙祈世人之弗疑其妄而尊已之學也晩有韓康伯煩號知易至於聖人之精義又往往溺入於名理趣向大與佛老相類故仲

長子光嘗稱老易夫象數之與名理固易之自出然而本非聖人所以教世者故不言人事而言天道謂之伎術非聖人之徒也自周秦間已謂易爲卜筮之一法及秦燒書欲以愚黔首始皇與李斯曾不知卦爻有仁義之說學之者可以不愚易於此脱於亂世獨得不火後世傳授不絶然亦幾矣後之學者又墜易之旨不能究極人事而推天授神故其言於惝怳冥迷之外務以惑世何易之少通而多塞如此哉夫是非定於目前而難

以眩者人事也易偽而不可詰者天道也彼以謂已能談天衆人必以我爲洞陰陽而測變化吾智甚大而吾學甚遠爲力甚近而得名甚高且有難詰之幸此如畫師喜爲鬼神而憚爲狗馬以鬼神難知而狗馬易較故也嗟乎高者入於象數卑者入於名理而聖人之旨固已微矣夫聖人立易豈止作空器與後世爲古法而已耶固將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體當一世之事爻之不同一爻之體當一人之事位之不同一位之體

當一時之事處治處亂宜進宜退處晦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為宜否偶其時位其事曲折萬變聖人皆有術以處之故出沒於天地之間而利不能誘禍不能繼惡不能垢譽不能驕小以之治身大以之治天下無異道者斯則聖人以有用而為之矣因人以及三才可也學者奚獨以象數為哉

易論中

或曰易之所以為易吉凶禍福而已矣吉凶禍福見於

象數者也今學易而不為象數又何以知吉凶禍福之所自耶曰有天之禍福有人之禍福有天之吉凶有人之吉凶君子信乎其在人者不治乎其在天者天之所為人有所不能為人之所為天有所不能為日月星辰之運動風雨霜露之時不時此天之所為也禮樂之興壞人倫之廢起賢愚之貴賤通塞時世之改易物之聚散兵之成敗此人之所為也天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人之為人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天之為故天雖

神不能勝人人雖靈不能勝天此天人之職也而世之妄者持天以勝人其言雜乎巫史卜祝星工歷學僻妖幻邪之間以謂吉凶禍福如有佛神在上瞰天下之衆而司之者溺乎小數而泥乎大道或者牽人以勝天曰吾可以卻日月星辰之災而召風雨霜露之和使荅我如響此之謂干天人之職比干雖忠信力爭於紂則死微子捨之而去則存季跖雖暴無明天子賢諸侯則盜而壽人歟天歟天下之事不滿於求而異乎所素期者

亦世人未之究耳而皆謂之天至於淺丈夫一金之得失曲士一祿秩之進退莫不稽天以爲記天何預於此哉故達者略幽而視明求形而不察影木石之怪羽毛之妖青眚赤祥人痾犬禍沓然而有不足畏也修吾人事而已矣矞雲景星祥風甘露繼日而至丹芝瑞蓮神爵騶虞不曠月而出不足矜也民之治亂如何而已矣或曰然則易之所謂吉凶禍福而可以前知者如何曰人事有將然之理深微而難見紛錯而不可一者常人

所未知而聖人已逆知之故寄之易曰此時而此為則吉則有慶則無不利則利有攸往此時而此為則凶則有厲則有悔則無攸利亦事之必至者耳顧其多岐而常人疑之以為其狀若變化矣何預於此哉學易未能極人事而叛乎天地陰陽非易之本旨也

易論下

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知之也然而有疑焉其所謂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

非也何謂耶夫三才之交錯萬事之紛揉未嘗有獨行而無徒唱之而無應者是故剛柔相配消長相隨天地陰陽也小大相承强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返治亂相易君子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盈虧相旋物理之進退也二二而同出如晝夜之相代寒暑之相從黑白之不能不相資也有剛必有柔有消必有長故言天必言地言陰必言陽有大必有小有强必有弱故言夫必言婦言父必言子言君必言臣有善必有惡有治必

有亂故言君子必言小人有禍必有福有盈必有虧故言進必言退此事之常而作者所不可遺也故配偶而言之則理愜而易明離合而雜舉之則混亂而不可攷夫易卦之序豈非二二而相從者乎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識之始故屯對蒙需和而訟乖故需對訟師憂也比樂也故師對比小畜以陰而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對否同人明於外大有明於内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大故

謙對豫隨少為而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對觀上噬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剥對復無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剛止頤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次也下經之卦以咸之動對恒之静以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以晉之明對明夷之暗以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以蹇難對解通以損對益以夬之五陽決一陰對姤之一陰遇五陽以萃之聚而來對升之進而去以困之在下而塞對井之在下而通以革之變之用

對咼之變之器以震動對艮止以漸之女吉對歸妹之女凶以豐之附而光對旅之單而隱以巽之順對兑之悦以渙之散對節之收以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以既濟對未濟此下經之次也不惟其義之若是觀其九六奇偶之畫或上或下或相返或相生以兩之而為此則易卦二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令夫序卦之文蓋不恊矣有義之苟合者有義之不合而强通者是豈聖人之言耶學者究之而自知此不可以徧舉也學

易者知夫所謂二二而相從則於三才之淵萬事之變可以心通而得易道之半矣

春秋上

言春秋者何為其紛紛不決也病在於好奇而不好道好名而不好實公羊曰左氏出於此矣我之說不可復出乎此乃出乎彼穀梁曰公羊出於彼矣我之說不可復出乎彼乃出乎此至於騶夾董仲舒劉向劉歆何休賈逵伏虔杜預范甯尸子啖趙陸淳之徒莫不皆然

有出乎彼我必出乎此有出乎此我必出乎彼一彼一此惟求異於學者而勝於前人有所異者謂之新意有所同者謂之沿襲此春秋之學所以支離而不一聖人之意所以晦而不明者乎公羊家曰春秋襃貶在乎日與不日月與不月為左氏者曰否穀梁家曰春秋之襃貶在乎書名書字書氏書人書國書爵之間耳或曰非也至後世之顓儒各守其意迭相姍笑操矛而相攻者不知幾人師弟子異論而父子異學嗚呼孔子大法孰

從而一之昔者周既衰微王者不能舉其法召陵踐土之盟而天下之政在諸侯鷄澤溴梁之會而天下之政又在大夫大抵肆欲妄行與無王同故孔子作春秋以寄王法蓋誅天下之不臣者也故春秋以王法為本曲直善惡次之不本王命而戰爭盟會則曲直善惡皆為春秋之罪人奉王命而陷於惡則罪在上而不在下此春秋之本統也有如文武為王周召為相坐明堂而治天下之諸侯猝焉有兩諸侯不以王命舉兵以相殘王

者執而治之則將來誅其不以王命而起兵乎將賞其直者而刑其曲者乎又將偕誅之乎又有諸侯或列國之臣棄其宗廟社稷之祭祀踰疆喪職不以王命禮典而盟會者紛紜於天下王者治而止之將誅其未命而行乎將賞其有益而為之乎此譬之人子奮呼袒裸持捉鬬爭而相掊擊於父母之前使良有司者治之必且罪瀆上亂禮之惡而未暇及所爭之曲直也又譬之人子不告父母而行以逐利於千里之外使賢父兄者訊

之必且罪其輙往亦未暇問利之得失也如此以治春
秋豈不簡約而易明哉故學者之惑有二一曰忘大法
較曲直二曰棄顯義求微文曰圍曰入曰侵曰伐曰滅
曰戰齊魯之相兵晉楚之相陵曰朝曰聘曰盟曰會諸
侯之相從大夫之相交乃其不以王命則其罪固不容
誅於聖人之筆矣此之謂大法捨此而規規剪剪辨其
小善小惡此之謂曲直人君人臣非義不道之舉孔子
未嘗沒其實曰賊曰盜之類觀其所書而見其惡其為

貶也足矣此之謂顯義捨此而煩為之説欲格之以日月名字之例其例或與善惡乖迕而不恊則又以曲辨而妄意之此之謂微文治春秋者提大法而信顯義則於聖人之意皦然而無所惑矣

春秋論下

聖人之道惟其是而已矣天下之事不一聖人所以行之者圓方横邪髙下曲折或抑或揚或微或章而一趨於是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夫權之為名何哉猶物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矣
仁義孝悌忠信道之大經也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
經也聖人不以短妨長不以小破大短長皆順小大皆
應其歸於道也易而直不幸而有梗不平於其間不可
以偕得則必捐小以從大略短以圖長不殺則不仁則
殺之者所以為仁也不取則不義則取之者所以為義
也遇鄉人之長者俯伏而拜之長者仇其父則挺刃而

追之何哉輕重後先之理不得不然也其於道之大經
蓋未嘗戾也其於人倫之大經亦未嘗亂也此其為不
失輕重之節而聖人之所謂權者矣後世有公羊氏者
出獨喜言權變欲教天下之臣子一切反經而為功其
述春秋多以權之説赦姦臣賊子偽逆之罪使後世莫
務為正而肆其邪心大亂聖人之道或者輙假此以起
非常之迹據倚公羊氏之語勇為而無所疑事有不屬
於中不入於正則曰吾以為權耳常人不吾知而吾亦

弗恤也小則盜國大則攘天下詐者得成其志亂者得逃其誅是儒者言權之罪矣彼孔子語人者不曰學然後適道道適道然後立立然後權輕重而行之孔子以適道為權而公羊氏以反經為權歟或曰孔子於其下又繼之以逸詩唐棣之辭以明反經之義豈不謂之然哉曰非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句斷孔子别言逸詩之文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蓋曰凡弟之未親己之孝悌不至耳意謂詩人之失辭此所以删而不取也而釋者附之於權以符公羊反經之說豈不妄哉故謂公羊氏言雖辨而實聖人之罪人春秋之巨蠹

禮論上

嘗讀戴記其言禮樂詳矣高出於太古深入於無間窮乎天地之際汪洋瀰漫殆不可知而後及於用學者之言曰禮樂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樂為聖人憂亂

而矯為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人之所樂從所不學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善抑抗詭切天下之衆以入乎禮是聖人之術也若是則戕夫天理賊乎道本而後以為聖人矣豈戕賊天理道本而為聖人耶大莫大於天下長莫長於萬世天所無者雖至聖不能强之使久立天所有者雖多力不能强之使必亡今夫禮也先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傑者不得而逃暴者不得而滅惟其與人俱生原於自然而

後能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乎天地性情之所自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行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桀紂率天下之人而赴情欲欲以絶禮禮不絶而桀紂亡秦焚聖人之書而樹已意欲以絶禮禮不絶而秦亡莊列之虚無楊墨之僻邪申商之殘刻秦儀之詭偽王樂之浮曠簧鼓其說馳騖於禮之外欲以破禮禮終不可破而數子者後世不可宗禮非出於自然而何也晉有阮

籍者知禮之足以為治而不知禮之原其言曰禮豈為我輩設哉抑亦妄矣彼亦無他以己之厭禮法而謂君子皆然覬薄世之溺夫欲而謂聖人之事不足樂特為侈論以高天下也虛無之說勝而晉亡斯籍輩為之耳故禮者生於古始成於聖人小人復情以歸禮君子循性以安禮智者待禮而後尊愚者待禮而後存人之生於禮之中宕泆而出於禮之外者亡鱗介之生於河海之中躍而離於河海者死此禮樂所以為天下命也故

曰故禮必本於大一又曰必本於天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知此者其通於誠明之學乎

禮論中

禮生乎天地出乎人心循乎性發乎情其斯以為本人不能無生有生故有父子人不能無長幼有長幼故有兄弟人不能無正偶有正偶故有夫婦人不能不相親

相親故有朋友人不能無强弱有强弱故有君臣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禮其本則天地生之其節則聖人為之也因飲食之欲而饗食之禮作因男女之情而冠婚之禮作因其死藏生哀而喪祭之禮作因其羣聚嬉樂而射鄉之禮作故饗食冠婚喪祭射鄉之禮其本則人心固有之其文則聖人為之也凡天下之人利害不相稽則秦楚之人而讓怵乎利迫乎害則骨肉之戚而爭則是讓出於心爭出於事也讓出於心爭出於

事則讓自中起而爭自外來也凡天下之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有餘則讓則是讓出於心不足則爭則是爭出於不得已也此禮讓循乎性而有也凡小人之情雖奮拏攘攫而得之然或有愧於其色是奮拏攘攫者其偽而愧赧者其真也此讓禮依乎情而生也故禮之本非天地不因禮之節文非聖人不備循乎性依乎情交乎語言動乎容貌浹乎四體將之以辭讓濟之以物采悠爾而順翼爾而同方洋盈乎天下欲雖止之不可能也禮

生乎天地而事天地出乎人心而治人心循乎性發乎情而安性情此之謂反本豺獺有祭祀雎鳩有妃匹蜂蟻有君臣鵲烏有孝慈鴻鴈有行列次序荒遠有喪葬聲樂天地之氣全於人不全於物故物得其偏人得其正聖人之功及乎中國不及乎夷狄故荒遠得其粗中國得其詳人可貴也禽獸可賤也中國可貴也荒遠可賤也中國之人而不能禮則不能異於物者幾希此之謂樂其所賤而忘其所貴

禮論下

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名其家亦有非聖人之言而託之於聖人學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輙議又從而傳師之故五常之道為之不明斯教之大害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去孔子未遠猶謂古書之不可盡信況秦火之餘哉五經獨禮樂尤為秦所惡絶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

儒鳩集諸家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於學官夏商周秦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嘗觀禮運雖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夫聖人之所以持萬世與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無君臣父子則強者攫挐弱者駭動竄而慭慭息而盱盱人之黨將為禽獸之所勝其禍亂何如哉故楊朱為我墨翟兼愛卒以其說敗天下置天下之民於禽獸賴孟子出力而距之然後君父之

教明聖人之道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是而謂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而謂之小康鄭氏釋之又以老氏之言為之證薄禮而厚忠信嗚呼禮不出於忠信而安出哉鄭氏之學如此而尚有所牽惑豈聖人之禮生於詐偽者耶

有天地則有生民有生民則有情欲有情欲則有爭奪民與天地同時而生情欲與民同時而生事與情欲同時而生故雖太古不能無事若阪泉涿鹿之戰炎帝之虐而敗帝摯之戕而亡此其亂亡之大者餘皆久遠茫昧而不傳泯滅而後世不得聞之古之時未有城郭宮室則民皆有一旦之憂未知為耕織則皆有寒餓死亡之患未知為兵則若豺狼蛇豕之鬭未有書契則上之教令不行於下下之情訴不通於上由聖智之人繼出日

除其所害歳興其所利是故器用至後世而益便禮法至後世而益詳人靈益尊萬物益不勝有欲為治者不待創設而治天下之具明備周足不乏一物矣而世之妄儒忽近而歸遠輕其所見而重其所聞率以為後世之治不及太古必竹簡而書俎豆而食履古之舄服古之服坐於茅茨之下然後以為高誦空言而忘治亂之大數是拘僻之病已故大道小康之說果夫子之遺言則是聖人之道有二也荀子曰文武之道同伏羲王者

有意於為治居今之時用今之器而述五帝三王之仁義以安天下之民是亦五帝三王而已矣

詩論上

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而為道一也世之學者常為禄利毀譽之所怵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詳學之而不能極其義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益微嗚呼安得外禄利遺毀譽之人而使學之哉嘗觀於

古君臣之相諭兩國之相交君子之言已志未嘗不稱詩溫乎其可愛也至後世禮樂皆亡而後詩道廢文存而聲不傳章句之師多而義不明紛紛於蟲魚草木間而未聞心通者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説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至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多矣夫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乎訓詩又以經制言之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歟綠衣之詩而鄭氏

以為禄不諫亦入而鄭以為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
閒自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
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不設
鷄人之官諸如此者不可以悉舉豈可謂之知詩耶盖
嘗觀詩學至於治世之作明君良臣相得於上而天下之
民莫不各得其所夫耕婦饁擊鼓祭祝相與從事於田
畝之閒熙然怡然無愁苦怨嘆之聲未嘗不慨慕想見
其性情嗟乎此真孟子之所謂王政者治至於此而足

矣及觀衰亂之時歎悼之作又惘然若有所失也臣之於君欲其覺悟則誘之箴之規之誨之戒之救之惡長而不變則刺之怨之閔傷之憂懼之尚不知止則或疾而或哀或思而或悔反覆而不捨躑躅而不厭故於一篇之中屢致其意其大意要出於其愛君之情而已矣賢者之處於世思以其道變亂為治而不以治亂變其志或為正或為變其大要出於仁義忠孝之性而已也其文詁訓所能釋而講師所能盡其性情非詁訓所能

明而非講師所能言也學者欲觀於詩宜無為禄利毀譽之所怵浸漬優游先入於道義而後入於性情然後有得於其間矣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其性情之謂歟

詩論下

國風雅頌為風者不為小雅為小雅者不為大雅為風雅者不為頌學者以為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義不甚相絶而分别若此或曰太師分之也或曰孔子分之

也是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之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孔子未删之前世未嘗惑於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聲可知也樂亡然後學者惑詩矣周官大司樂之職

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其音而比興賦乃其體季札觀樂於孔子之前而有國風雅頌之名於時諸侯賦詩以相樂者未嘗敢歌頌歌大雅者亦謂之僭則古樂未亡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豈太師與孔子強分之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多古詩復雜而亂多者删之而亂者正之爾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夫民能有喜怨而不能為詩時之賢者斷之以禮義而代之作以著見民之性情故政令之所及則喜怨

之聲為之生喜怨之聲生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所及者近而民聲狹其詩之體也必小其聲必為風作之者與録之者固不能張而為雅也政令之所及者遠而民聲廣其詩之體也必大其聲必為雅作之者與録之者亦不能蹙而為風也故雖文王之德才及於周召二國而未及於天下詩人無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雖諸侯而功德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歌舞之詩人亦無自而為風文王正雅是也此正風正雅之體所以

異也幽厲雖無道政令猶可以及於天下其惡足以動四方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平王止能號令畿内民而四方之民幾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變風變雅也體所以異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列國之君得以恣睢横行而魯輙為頌此周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正風正雅而復能至於頌頌亡而後至於變雅雅又息而王復為風王為風而諸侯敢為頌周有風魯有頌而春秋為之作興衰

治亂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積功累德始起之迹也頌功德結於民王業之成也大小雅今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為王而實如諸侯也故孔子刪定而録之先以周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之以邶鄘衛國之風以著其鑒又次之以王風以伸其誠若曰從此不能正則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微而勤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惰而不德若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弗為何也先之以正

大雅以見其盛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業如此而後王喪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其王無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之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而不已周室將復為商若曰上有明王彼諸侯安得而盛也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盛而王不能自警胡不觀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令而為亡國也一經之體如是而已亦猶湯之一篇之體本刺周室之大壞而止言商惡至其末章又言夏后氏其

辭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為諷豈非聖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後世之君申重不已而丁寧不厭者哉

史論上

天生孔子不獨為魯雖孔子其憂亦未嘗不在天下也周之末列國爭為雄長而天下騷然苦兵孔子拳拳於其間欲以一已捍天下之難故不用於魯則之齊之衛

之荆之陳之蔡不用於諸侯則欲為政於費不用於中國則欲為政於蠻夷車馬之迹環於四方削跡伐樹流離困厄而不悔聖人憂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而欲行其道如此其勤也孔子之門其弟子皆世之仁賢自顏淵而下惟仲由子貢得聖人之道尤多然而終出顏下者性有所蔽而弗全也仲由蔽於勇子貢蔽於辨顏淵終日靜默而孔子亟稱之以為巳而仲由子貢或矜其勇辨孔子未嘗不屈折其氣而誠之也孔子歿聖人之道

息天下於是益亂諸侯務相吞滅爭地逐利兵滿於天下不復知有仁義一切以權謀詐力相高故輕險之士乘時而出摩吻淬舌起為縱横之説以聳踴暴鷙之君而邀取勢利視民之死於兵如蚍蜉豚彘而曾不為之嚬顔故蘇張范蔡陳軫樓緩樗里甘茂商鞅韓非之徒皆長於揣摩辨議而當時號為賢智此固衰世之亂人也嘗讀司馬氏史至於數子列傳未嘗不歎憤以謂或與孔子同時使孔子有殺罰之權必不先少正卯而後

數子及讀孔子弟子傳乃以為齊將伐魯而孔子私於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於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覇越而强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説之辭則殊淺陋闒誕又非有策畫可以動五國嗚呼聖賢而肯爾為耶遷有史才而不入於道又其著書多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博其辭意其六國楚漢之間有僻士者戲弄文墨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為小説而耀世迹其所從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輙為之信尚而收

採之歟五國之變亂其事皆載於左氏傳未聞孔子子貢之為人也孔子雖欲茍全丘墓之國使數國之民皆死於兵乎昔者楚昭王亡弓曰楚人亡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此豈聖人之心巳私其里人而移禍於他者皆小人之情活一鳥獸殺一鳥獸憂一草木害一草木厚其妻孥而暴其家厚其家而暴其鄰厚其鄰而暴其鄉國中人之所不為而謂聖人私魯而殘天下乎不表

其非而出之則後世庸學必有疑縱横家自聖人之門而出者矣

史論下

自古史才爲難下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徒又爲班馬之亞其才如鱗之差而不齊也嘗嘆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博贍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爲已病先黄老後六經高氣俠重貨殖則班固既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爲傳使孔子與

陳項爭列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孔子者識會稽之骨辨羵羊之恠道楛矢之異測桓僖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獘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完也故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已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迹其餘説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横雜分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説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九家之術蠭出並作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竇憲而死於非義也夫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巖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為賤有司陰陽者食於太史局而縱横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流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為流哉小大輕重之不均不啻若太山與一羽之比也而固一

之彼皆剽盜吾儒之枝業尚未得其正乃尊大之使與道並立於世以增學者之惑仁義之罪人也老莊釋氏楊墨之術雖曲見淺聞無足法者然其徒皆能張其師持其說故以區區之論而常横行於天下以譁世而邀寵而聖人之教多衰替不揚世以此數溺於大亂實皆學者自戕其道以成衆家者如固出沒於經傳不為不博矣而其識褊狹如此扶持小說為股肱之材而抑儒者之道謂其止出於司徒之官未設則前世之所以為

治者將無仁義教化儒者之道乎聖人之徒不務立論有事而後言事已而言已故其言精淳而不妄至班氏而下必欲足其編秩多其文辭掊剥天下之異端論以附已意立事以資其言事已而言未已由汗漫汙雜不可考信則聖人之徒遺文而文益高不知道之比比以多言為累故為力雖勤終不能一望聖人之藩墻其學者之病歟

四子論上

一氣之未判也明者莫能見智者莫能名强求其所以然字之曰元元有物耶有者安在謂無物耶天地萬物奚從而生哉故自然之有混而相與為一一與太虛等此之謂元元判而為氣氣判而為形天之旋地之游日月星辰之光運動於上草木之華暢茂於下人之靈也神奇之荒忽也禽獸之衆多也昆蟲之微也莫不生於元氣之始曰元識之始曰性性之未判也猶夫元也及其判也為志意為情欲為德行為才能為善為惡為昧

為明或動而見於外或靜而返於内動靜出入循環而不窮然後擾擾焉而多事矣其多事者性之用其無事者性之體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嗚呼得性而不盡言者其惟聖人乎昔者諸子盖嘗言性告子孟子荀子揚子韓子五者皆天下之能言者也而其説莫有同者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善荀子曰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有生而有善有生而有惡有生而有善惡混告子之言則入乎命孟子之言則入乎德荀子之言則入

乎情揚子之言則入乎意韓子之言則入乎才何謂入乎命其言曰生之謂性可生則可死命可以生死而言性不可以生死言也何謂入乎德其言曰人之性善善之名對惡而生而非獨有者也由昔者有無益於人而有害於天下者故謂之惡無害於天下而有益於人者故謂之善善有迹也性無迹也何謂入乎情其言曰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泆是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者故謂之人性惡是情也而荀子

謂之性何謂入乎意其言曰氣者適善惡之闕夫離性以為意意與氣相輔然後駕氣而之善惡則善惡之地去性也有間矣何謂入乎才性一而才百才可以别而性未可以别也故命也德也才也非性而皆出於性者也非性而出於性猶三才者出於元而非元也雖然尋其流而推之亦可以至於性不涉其流而造性之元者聖人而已矣學者欲知性莫若觀聖人

四子論下

聖人之性如何而觀之觀其道不觀其性道者聖人之所言性者聖人之所不言也泝道之本而究之以至於其極不觀而至於性矣聖人不言性者何故非晦其說而務以惑世未可盡之以言也有形者可以繪畫而知有物者可以揣摸而知有色者可以視而知有聲者可以聽而知有氣者可以動而知惟性也離乎形異於物不入於色不發於聲不假於氣知之則得之弗知則弗得也此其無可以喻也可喻則或非性矣今夫諸子者

莫不爭言乎性愈辨則愈失愈詳則愈非何幾不思其不可言而强言之者也風霆無形鬼神無物天地日月無正色土石草木無聲氣於此有人焉曰吾無不能吾能收風霆之形而係鬼神之迹寫天地日月之正色而呼名草木之聲氣其所為者必妄矣性不可言而强為之言者安得而不妄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不聞斯學者可知矣然而聖人雖不言君子不可以不知欲知性

必先知道欲知道必觀夫子之文章陶乎易之禍福深於春秋之治亂極乎書之仁義達乎詩之孝弟忠信性可以自知矣欲觀海外者談乎荒怪像乎波濤支頤沉想馳騖其神於海之外亦不能有所至泛淮湖涉河濟而東則不日而至於海海可以必至也性猶未可以必至也故至於性者易謂之至至禮謂之知至箕子謂之皇極而子思謂之中庸文中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至者不得已而名之耳又可

以煩言為之哉曰然則孟荀楊韓皆非耶曰四子者其

蔽在言性近乎性者亦莫過乎四子之說也學者觀四

子之所言而思聖人之所不言則自得之矣

宋文選卷十八